

海外藝遊專案計畫

計畫成效

幾頁拉美：拉丁美洲的出版作為（藝術）實踐初探

張紋瑄

2018/8/25

目錄

一、出國行程表	01
二、訪談紀錄	04
1. 日記 20180524／Edições Aurora	
2. 日記 20180530／Paulo Silveira	
3. 日記 20180528／Fabio Zimbres	
4. 日記 20180524／Feira Plana	
5. 日記 20180606／Automatica	
6. 日記 20180608／Meier Ramirez	
7. 日記 20180609／Romanet Silva Torres	
8. 日記 20180610／Escena Libre Libros	
9. 日記 20180618／Bisagra	
10. 日記 20180618／Pequeño Pato Salvaje(PPS)	
11. 日記 20180702／IAGO (Instituto de Artes Gráficas de Oaxaca)	
12. 日記 20180704／Tenda de Livros	
13. 日記 20180706／Gato Negro Ediciones	
14. 日記 20180707／Aeromoto	
三、成果發表	42
四、出國期間蒐集之資料	46
五、分享會	53
六、於個人發展之影響	55

一、出國行程表

巴西	日期	訪談
	5月24日	Edições Aurora
	5月24日	Feira Plana
	5月28日	Fabio Zimbres
	5月30日	Paulo Silveira
	6月6日	Automatica
旅行		
6月2日	Rio Day Tour	
6月4日	Favela Walking Tour	
參觀		
5月24日	MASP	
5月27日	11th Mercosul Biennial	
5月29日	Ibere Foundation	
6月3日	IMS	
6月5日	Niteroi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6月6日	MAR	

秘魯	日期	訪談
	6月8日	Meier Ramirez
6月9日	Romanet Silva Torres	

	6月11日	Escena Libre
	6月13日	Bisagra
	6月18日	PPS
	旅行	
	2018/6/21-22	馬丘比丘兩日
	6月24日	太陽祭
	參觀	
	6月12日	Museum of Art of Lima - MALI Museo de Arte de San Marcos 80m2 Livia Benavides
	6月14日	MATE Mario Testino Museum Museo de Arte Contemporáneo
	6月15日	Revolver gallery Museo Larco Proyecto Amil

墨西哥	日期	訪談
	7月2日	IAGO
	7月2日	Revista NINI
	7月4日	Fernanda/ Tenda de Livros
	7月6日	Gato Negro
	7月7日	Aeromoto

7月8日	Vernacular
7月9日	Susana Vargas
7月10日	RRD
7月10日	Ediciones Hungría
7月10日	Esto es un libro
呈現	
7月5日	Alumnos
7/5-7/10	Alumnos 研究呈現
參觀	
6月29日	Tamayo
7月10日	Jumex
7月11日	Casa de hijo de Ahuizote

二、訪談紀錄及成果發表

我們對拉美的印象大概就跟非亞洲人對亞洲的印象一樣：明知道這一大片的洲是由不同區塊組裝起來、且各地的生成背景不同，但還是會將它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老實說要不是這趟旅程，我還是搞不清楚阿根廷與秘魯、巴西與古巴、烏拉圭與巴拉圭的確切位置。在旅程的最後才發現，實際訪問的人比預計的訪問多了五個單位，最後以二十場訪問作結。這一切都多虧了有些人會很熱心的提供相關的訪談對象，這些人的差異性很大——獨立出版者、機構負責人、書店、私人圖書館、藝術家、策展人、評論人——卻都對書寫及出版有精彩的見解及實踐經驗。在過程間除了訪談之外，我也帶著自己的書和他們換書：拖著二十公斤的書出門然後繼續二十公斤回來。在這過程中遇到了巴西的卡車司機佔領公路罷工、秘魯一連串女性謀殺相關的社會案件、墨西哥歷史性的總統大選，這些當下的社會情勢與過往的藝術前衛運動揉合起來，造就了這些實踐者在後數位時代繼續使用印刷、書寫的必須。

在每次訪談過後，我會快速的將訪談內容變成文字，在紀錄的時候，我並不想只是簡述該對象的基礎資料，而是盡可能談到他們的方法論。以下是十四篇訪談紀錄：

1. 日記 20180524 / Edições Aurora

| São Paulo



Marina Marchesan from Edições Aurora, São Paulo

那一區非常奇怪，儘管台灣有很多韓式料理店，也不會看到那麼多韓文出現在街上。Marina 說，那裡是巴西最大的韓國僑民聚落，可能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大的。路上的韓國人都不太是韓劇中或是轉播韓國新聞中出現的韓國人形象，和在巴黎看到的中國人、柏林看到的越南人一樣，這些亞洲人都在異地長出一種強悍的氣場。Bom Retiro 這一區在二戰之後，有許多地中海地區、中東地區的移民居住於此，其中最重要的是義大利人與猶太人，但在今天，Bom Retiro 的社群組成有所改變，韓國人、中國人、玻利維亞人的比例變高，甚至 2017 年聖保羅市場拜訪南韓時，想把 Bom Retiro 改成 Bom Retiro Little Seoul——不是個太好聽的名字，後來因為民眾的反應負面於是打消念頭。即使巴西已經是個族群十分混雜的國家，這一區再感受上仍然比巴西的平均值更混雜。

Edições Aurora 在 Casa do Povo 的二樓，對面就是一家韓國超市，落地玻璃門上貼了各種課程，瑜珈、心理分析、拳擊等等，看起來並不是乾淨的社區大學空間，但或許能讓人放心弄亂得空間才是真的能生產有趣討論的空間。打開門，整個空間會是所有做書、愛書的人最嚮往的空間：不是做做樣子的乾淨空間，而是真的有人在此工作的空間。



他們實驗 Typo 的角落



三種語言的 Queer City, A Reader。並不只是同一本的不同語言翻譯，而是在各地有不同製作及工作坊、講座內容，因此每本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從 2013 年至今，問到他們是如何在這個人們已經不再習慣買書的時代繼續生存，她苦笑著說，其實他們根本不可能把這個工作當正職，所以在這裡的所有人都有另一份維生的工作，只有在晚上的時間才會過來工作。儘管要撐一間獨立出版社不容易，他們的實踐內容並沒有停在閱讀，而是想辦法讓關注的政治改變能夠在行動中也能履行。今年八月，Tijuana 將會在 Casa do Povo 舉辦，Edições Aurora 也會作為主要的協辦單位之一組織今年的書展，在今年的組織型態上，他們想要挑戰一個弔詭的現象：也就是在這種非典型的書展活動場合中，每個人都非常強調不同人說話的權力，也強調為無法發聲的人們找到發聲管道，但同時在現場並沒辦法看到那些真正被噤聲的人們——別說職業了，連膚色都可能非常單一。Marina 說，在今年的 Tijuana，他們會努力在前置準備中，使這樣的情形能夠有所改善。

因為殖民、奴隸制、獨裁、族群等各種歷史中的變因持續不斷影響巴西的當下，複雜的權力關係不再有任何一種主詞能夠完全一種歷史，Edições Aurora 在 Bom Retiro 繼續工作。

<http://www.edicoesaurora.com/>

2. 日記 20180524 / Feira Plana

| São Paulo



Bia Bittencourt, the founder of Feira Plana

踏進 Casa Plana 時，工人們還在把金屬書架上牆，整個空間都是粉塵、角材、油漆的味道，走上二樓，他們的辦公空間也是被一堆堆紙箱佔據，桌上正在蓋標示價格的小卡紙。Bia 走上來給我一個擁抱。

她最近可以說是各種忙——27 日她就要搬家到西班牙，而 Casa Plana 最近搬到一個新地點，26 日會有包含了展覽及小書展的開幕活動。Bia 決定坐在紙箱山前面讓我開始訪談，「這箱子上面寫『小心書』」她指著紙箱上的印刷說。這個新地點位在 Pinheiros，附近有非常多的酒館，26 日從我住的地方走到 Casa Plana 的時候，整街都是人，整街都盯著酒館內的電視螢幕看世足賽轉播，只有 Casa Plana 的人群聚集起來是為了書（還有 Party 啦當然）。新空間是由一位獨立出版社的負責人將原本出租給服飾店的一樓店面空間提供給 Bia，作為附設咖啡及 Bar 的書店，裡面也有一個小小的展覽空間，裡面賣的書有的有 ISBN 但絕大多數都沒有，各種開本大小、各種印刷方式、各種內容。



(re)Opening of Casa Plana on 26.5.2018

在訪談進行的過程中，Bia 會不時起身到我身後的大書櫃找書，她邊找邊笑說，好難找，這種出版品實在太難有系統地陳列了，照內容排嘛也不是，只能照開本大小或是照顏色去排了。書櫃上的書中，有些是 Feira Plana 的參與者送的，另一大半則是她自己購入的收藏，雖然在問她策展時的挑選準則時，她回答以自己的品味，但她的口味其實非常廣，一方面因為辦 Feira Plana 的緣故，會在持續追蹤合作過的獨立出版設者之外，同時認識新的夥伴；另一方面，她也收集了一些歷史文件的復刻本。Feira Plana 當年度也會有出版品，Bia 會邀請藝術家一起合作，負責該出版品的視覺。最近一本是一本湖水藍、大開本的書，書名就是「book」，裡面是她邀請不同作者及實踐者針對出版這件事給予回應。如 Edições Aurora 在做的事情那樣，對於「出版」，他們並不只是停在使用媒材上，而是試著整合來自不同時間點、創作方法的經驗，思考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Casa Plana

在前去喝點小酒的 Uber 上，Bia 說，「我們在一個做 zine 的時代」我們都笑了，但也都清楚儘管這是個不錯的事情，但不曉得在各種意義上，這個行動能夠將我們的世界推到多遠。

3. 日記 20180528 / Fabio Zimbres

| Porto Alegre



Fabio Zimbres in his studio, Porto Alegre

結束訪問之後，Fabio 帶我到朋友開的義大利餐館一起午餐，老闆是 Gelson Radaelli，也是藝術家，去年才在美術館辦了一場個展，晚一點另一個朋友 Eduardo Haesbaert 也來了，Fabio 說，「他問說你到底來這裡幹麻，我說因為要來訪問我啊，他說『別騙人了說真的！』。」

Fabio Zimbres 是透過 Feira Plana 的 Bia 介紹我才得知的，我告訴她我下一站要去 Porto Alegre——巴西南方第一大城，但不是觀光勝地——看第十一屆的 Bienal do Mercosul，她就說那你一定要去拜訪 Fabio，他的書太 amazing 了（——「還有，他可能會帶你去他朋友開的義大利餐館吃飯，超·級·好·吃」）。這位藝術家 1960 年出生於聖保羅，父親是建築師，因此一開始他自己也是學建築，但後來並沒有念完，「我後來發現我不適合當建築師，因為比起花在做建築，我花更多時間在圖書館查我感興趣的東西、畫插圖、做漫畫雜誌。」



Fabio's bookshelf

以下是 Fabio 少少的創作案例：



上圖這個計畫是在某屆 Plana 執行的，這個計畫來自 Fabio 另一個團體 **desenhomatic LTDA**，成員是他以及另一位藝術家 Jaca。在現場他們沒有做好的書，只有一本「型錄」——裡面有一堆內頁可以選，想要買書的人就翻型錄選內頁及封面，他們會當場印製、裝訂成一本客製化的書。



這本「書」是光碟盒，「我之後要把他們裝訂起來」，有夠幽默。



這是之前發展到一半還沒結束的計畫，「我想要做很多這種東西，然後像在超市貨架那樣掛起來賣這些『書』。」「——hmmm 要不是跟你提起這一件我自己都忘了，那來來跟我畫廊提看看下一次個展弄這個超市。」

在 Fabio 工作室得到了振奮人心的一個下午，認真藝術家的力量啊。但聽到他最後這麼說的時候也在想，其實我們對什麼東西有價值的想像力比我們以為的更狹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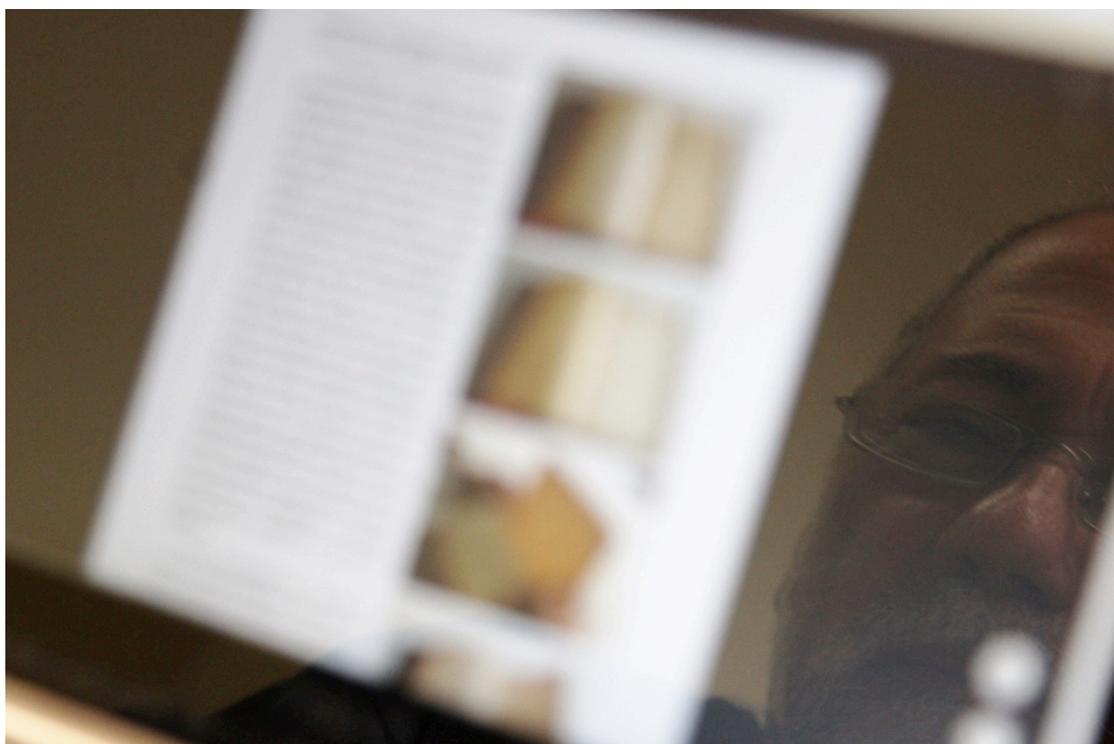
Casa do Desenho : <https://casadodesenho.blogspot.com/>

desenhomatic LTDA : <http://desenhomatic.tumblr.com/>

Fabio Zimbres : <http://www.fzimbres.com.br/>

4. 日記 20180530 / Paulo Silveira

| Porto Alegre



Paulo Silveira in his office in Institute of Arts—UFRGS, Porto Aleg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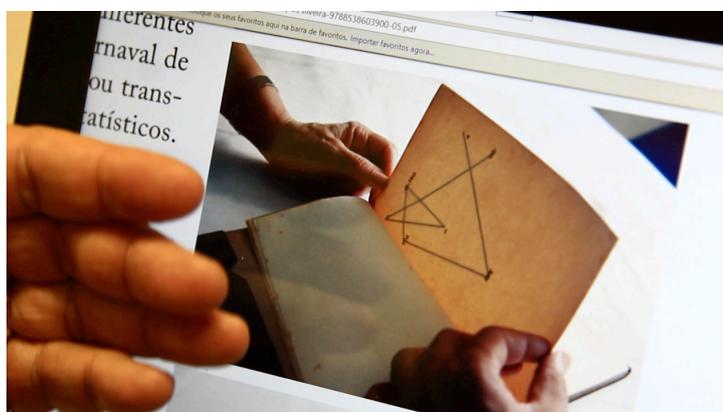
今天的訪談難度太高，日記只能用列點的，沒有能力詳述上下文 yet：

1. 今天拜訪的人是 Fabio 介紹的，在他工作室的時候，我跟他說，我去 MAC USP 的時候看到一個展覽，其中有一個展區非常精彩，收集了中南美洲在 1960 到 1970 年間的觀念藝術，非常多有趣、深刻的紙上實驗——書、雜誌、Mail Art 等等——呈現在眼前。我問 Fabio，那時候的這一波做書風潮跟 Fluxus 他們有沒有什麼關係？他拿出一本書，*A página violada: da ternura à injúria na construção do livro de artista* (*The Violated Page: From Tenderness to Inju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rtist's Book*, 2001)，跟我說，他實在是不清楚也不敢亂講，但這本書的作者 Paulo Silveira 一定能夠回答我的問題，「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可以幫你問，看能不能約個時間做訪談。」
2. 兩個與訪談內容無關的新聞。第一個新聞：訪談當下 Paulo 接到他女兒的訊息，他女兒被困在另一座城，因為汽車沒油了。最近因為油價變態地調漲，很多卡車司機罷工，他們堵住高速公路，試想這也等同於堵住心血管了。第二個新聞：生態新聞，Porto Alegre 最近出現了很多蠍子，從北一點的地方往南拓，黑色的蠍子要是被叮到不會怎樣就只是會痛，但棕色的蠍子有毒，他們白天不會行動，躲

在地下室吃蟑螂，但晚上就會沿美術學院這棟大樓的電梯往上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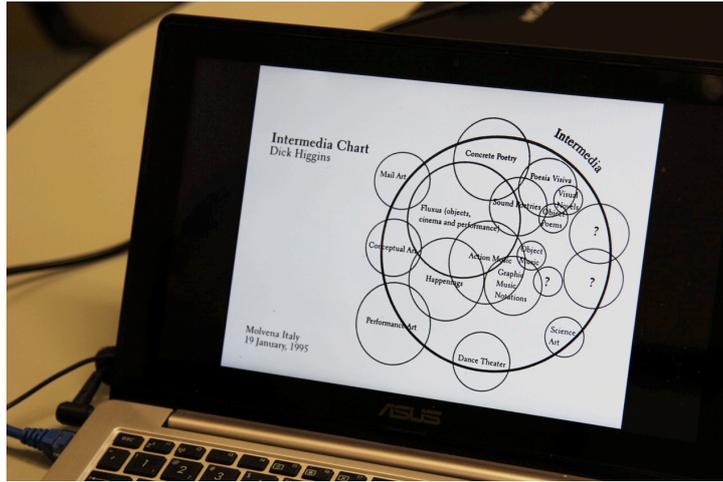
3. 他對這整個命題—— 藝術家的書 (artist's book)、書物件 (book object) —— 的關注最早可以回推到他的年少時期，當他在圖書館裡看到 Concrete Poetry (中文翻譯為「具象詩」或「圖案有形詩」) 非常驚艷，覺得實在太美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當他在研究從 1950 年代開始，一直到 80 年代藝術家、詩人們結構頁面的各種創作方法，發現沒有一本葡萄牙語的書是整理這些事情，就決定提筆開始寫這種創作方法。

4. 「當代藝術的人們使用 “artist's book”，現代主義的人們使用 “book object”—— 『Artist's book』在某些語境中並不是問題，在英文是 artist's book，在義大利文是 Libro d'arte，在法文是 Livre d'artiste—— 但當到巴西的時候，這個字變成是一個問題。除 artist's book 和 book object 之外，我們有另一種來自詩的傳統：livro-poema (book-poem)」Paulo 說。他打開電腦，邊嘴裡念著「在哪裡呢我明明有這個檔案……快出來快出來……電腦裡的東西太多啦」邊用滑鼠點擊一堆資料夾，儘管此趟行程拜訪的人職業別都不同，但找檔案的畫面卻是每一次的訪談者都會演示一遍。在看到檔案的瞬間，我才明白何謂 livro-poema，以及它和 concrete poetry 的差異。



livro-poema

5. 我問 Paulo 說，我作為藝術家，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我怎麼看文學和藝術這兩個既存的大範疇，怎麼看這兩者的邊界然後到底想要挑戰什麼，我想知道他作為藝術史學家及評論者怎麼看這種問題。他起身拿起筆電，說他要找 secret document，然後打開一張圖回應這個問題：「這些生產都是 between 或是 among 藝術，沒有邊界的。」



Intermedia Chart by Dick Higgins

6. 「我們需要的那種藝術，是屬於自身文化一部份的藝術；我們需要的那種藝術家，是同時也是知識份子的藝術家。至少這才是我的關注。」

5. 日記 20180606 / Automatica

| Rio de Janeiro



Automatica, Rio de Janeiro

剛到的幾天，怕死怕被搶的我住在 Ipanema，那時候就想，里約真的有夠中產，但又沒辦法不稱讚這個城市長得真好。好房子旁邊就是好沙灘，海岸線平直、淺色細沙、不黏又乾爽——喜歡這種灘地的應該只有人類了，人家我們伸港那種又黑又黏的才有星蟲蝦猴赤嘴，但去的人類都會嫌臭。

懶散的遊客心態在去參加一場 Favela 的導覽之後回歸正常，去的是巴西最大的貧民窟 Rocinha。帶導覽的就是來自貧民窟的人 Marco，他帶我們從平民窟最上方走到最下方，中間穿過了又黑又濕又窄又陡的住宅間樓梯，他從一開始就說，很多帶團的都用讓遊客坐在車上繞貧民窟，但那沒意義，這是我的 Favela，我要你們自己看這裡發生什麼事，我要你們來看我的家。一路上他和經過的人都能聊個幾句，告訴我們那個從上方窗戶探頭出來看的妹妹很害羞，他姊姊比較活潑；擋下路上的車讓我們過，然後說，這個行為只能在 Favela 做，不可以在 Copacabana（一樣是沙灘旁富人區），太危險了；告訴我們如果要買毒品，不要來這裡，你們買不到的——要的話就回去 Copacabana 晃一下就可以買到。



In Rocinha

在這樣的城市我拜訪了 Automatica。和前幾個訪談對象不同，Automatica 不是專職只做出版，而是如他們網站簡介所說的，一個做所有和文化相關生產的公司。他們的辦公室在一個獨棟的百年老屋裡，與其他的工作室、公司一起分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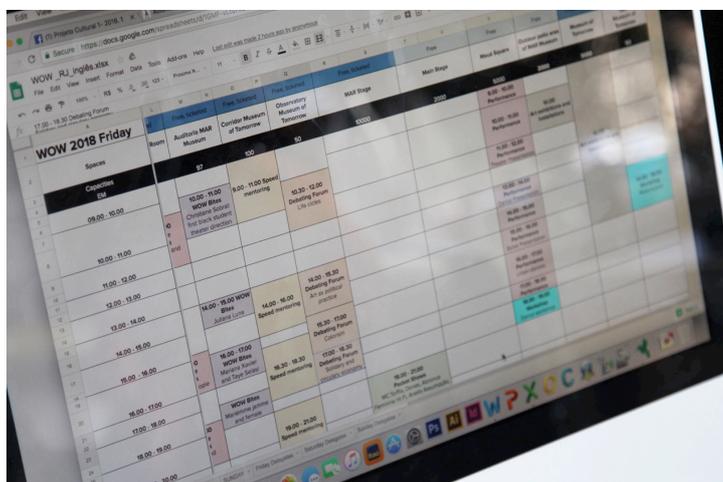
Marisa Mello

Automatica 在藝術家這部分的工作項目，則會回到一開始 Marisa 堅持的出版。在介紹完一些精彩的案例之後，她不諱言的說，對他們的公司而言盈利當然是重要的，但出版這一塊完全是個沒賺頭的坑。有一個長期的研究出版計畫是 ARTE BRA，從 2007 年開始，每一年會針對一位藝術家（從八〇年代就已經在持續創作的巴西藝術家）出一本書，每本書都有一樣的結構：Automatica 會邀請一位他們認為熟知這位藝術家的評論人針對這位藝術家寫一篇新的文章；收集在這位藝術家完整創作生涯中重要的幾篇評論文章；一篇訪談，Automatica 會邀請另一位在不同領域、但他們判斷能產生有趣對話的與談人與該藝術家訪談；留一個章節給藝術家，不管他在這些頁面裡面要用什麼方式呈現都可以，意即這部分的處理

會比較 artist's book；接下來是藝術家詳細的年表。從 2007 年開始，目前這個系列已經有出版了約十本，仔細看會發現，在前幾本的書背上，印得還不是 Automatica 出版社的 Logo，是在出了幾本之後他們想，都做成這樣了沒道理再每次都掛不同的出版社，於是在 Automatica 中設了出版社，而這個緩慢、長期的出版項目，其實也變成是建造巴西藝術史的一磚一瓦，每本書都成為該藝術家完整的創作者面向的最佳自傳，以質而非以量為訴求的藝術家資料庫——這實在聽了汗顏，一個盈利公司做的事情卻比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做的資料庫更傻勁、更耗時耗財耗力。



訪談的最後，Marisa 告訴我一句她非常相信的句子，來自 Paulo Freire (1921 – 1997):「閱讀世界先於閱讀文字(Reading the world before reading the word.)」。我又想到了帶 Favela 導覽的 Marco，他正在翻譯他的世界給我們聽；而 Marisa 著手中的案子也是要讓女性翻譯她們的世界給所有人聽。她說，她最近一年幾乎每天都在忙的項目是十一月在里約的 WOW (Women of the World)，雖然只有短短三天，但會有超滿的活動：130 場來自世界各地女性們的圓桌會議、一場展示她們各自事業的市集、當然還有展覽表演音樂會等等。



Marisa 帶我下樓的時候，一邊指著空間內的畫作、攝影、雕塑說，這是某某藝術家的禮物、那是與某某藝術家交換得來的作品—— 在這個革命者沒空間活下去的年代，認真做事的營利者比把道德當利益的（宣稱）非營利者更有力。

Automatica : <http://www.automatica.art.br/en/>

6. 日記 20180608 / Meier Ramirez

| Li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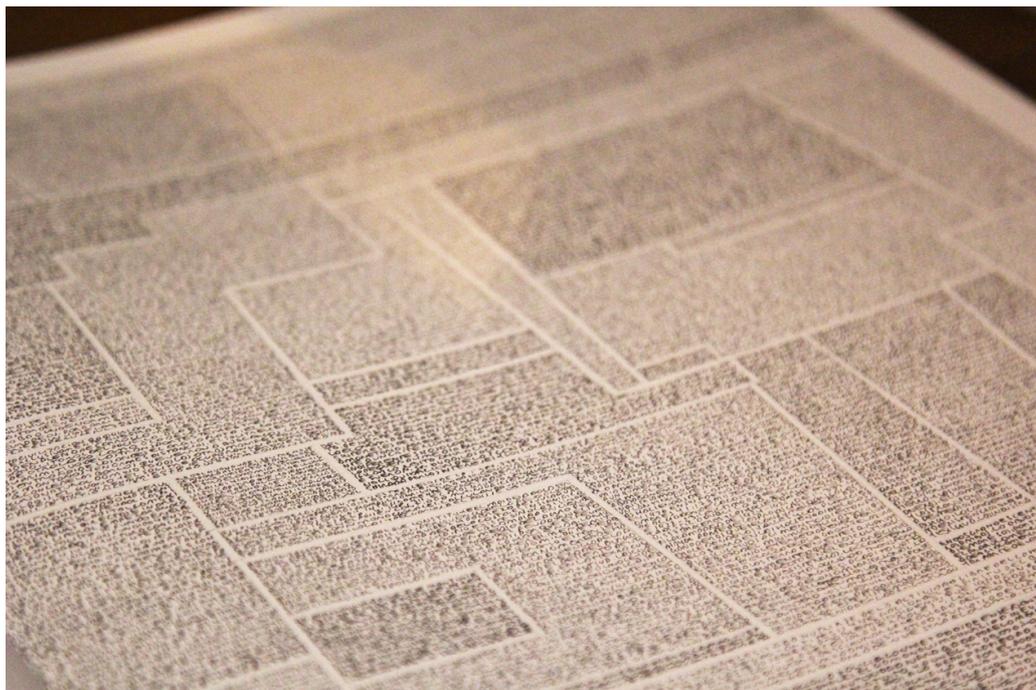


Andrés Marroquín, founder of Meier Ramirez

我跟 Andrés Marroquín 約在 Barranco 區的一家咖啡館。因為在此前他還有另一個會，所以來得晚了，但我也藉此時間在網路上瀏覽了他的作品及其他資料。作為藝術家的 Andres，其創作媒材是攝影，在利馬結束傳播學的學位之後，他就到德國學攝影，他參加過上一屆的南方共同市場雙年展(2015 Mercosul Bienal)，也曾在德國、義大利、墨西哥、上海等地參展。一小時之後 Andrés 來了，帶著爽朗的笑容和一袋書。

在他們網站上的簡介中，他們以一個有趣的動詞——「翻譯」——描述了他們的工作：「這個計畫致力於與國際、秘魯藝術家合作，將他們各自藝術計劃背後的思考方式翻譯為編輯語言」。先是學傳播、後來學攝影也做攝影、再後來同時做出版，他說，雖說現在來看，他自己當然能夠說出一開始學傳播這一段經歷對後來的影響，但說實在的，那時候就只是十多歲不知道要幹嘛的青少年罷了。回頭看傳播的那段學習經歷，他說最關鍵的應該是語言，儘管領域及內容、對象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在將語言、資訊物質化(materialize)。Mail Art 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基本上在這種創作方式的進行過程中，等於將資訊物質化為信件，而當針對該物件設定特定的基礎內容、流通方式及範圍，最後的結果又會成

為新的物質團塊。Mail Art 是如此，Poesía concreta 是如此、觀念藝術許多實驗操作也是如此——聽他在說的時候我同時在想，從巴西到秘魯，我已經聽到多少訪談對象說到他們國家中 Concrete Poetry、Visual Poetry 對觀念藝術以及現下出版實踐的影響，以及那種詩人與藝術家難以區別的案例，但在台灣，儘管事實上繁體字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可以拿來「玩」，但台灣圖像詩、具象詩似乎並沒有成為一個「運動」，遑論藝術圈的人會有意識地將文學中的發展納入同一個脈絡下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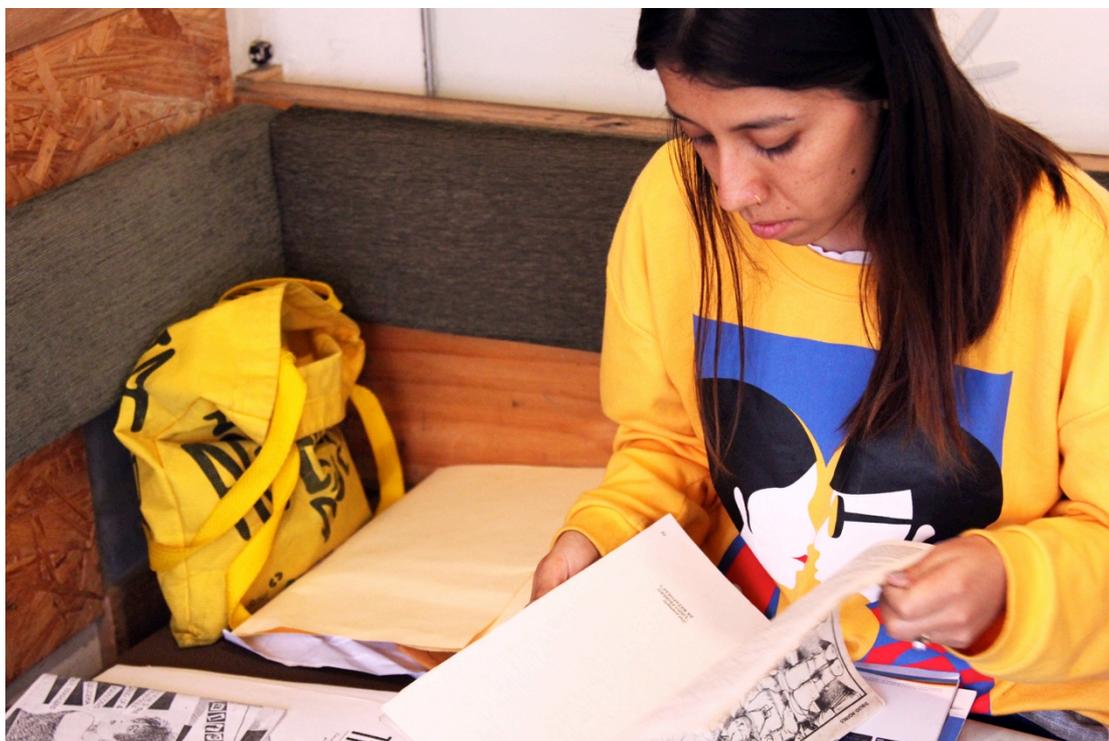
「我一直在想到底什麼東西是所有東西改變、產生運動的起點，」Andrés 說，「原本我在兩個東西之間取捨——這當然可以再來辯啦——音樂或是語言，但目前為止我在想更大的可能性是語言，只有語言有能力催生、發動所有運動，而且和其他所有東西比，它也是唯一有辦法反身地討論自己是什麼的東西：我們用語言談藝術、用語言談音樂、但只能用語言談語言。」



這件出版品是一張黑膠，上面收錄了秘魯政治人物競選時的各種許諾

7. 日記 20180609 / Romanet Silva Torres

| City / Lima



Romanet Silva Torres and her collection on fanzines in 80s in Peru

會約 Romanet 是因為在跟 PPS (Pequeño Pato Salvaje—Editorial) 聯繫的時候，問他們知不知道秘魯的什麼做 fanzine 的人——因為要說起藝術跟書之間的關係，fanzine 比 artist's book 更被廣泛認知跟使用，話又說回來，我自己會想做相關研究、想跑這一趟、想做書寫公廠很大的理由還不是因為兩層不滿足：一是來自對於「敘事」、「書」在視覺藝術中的角色不求甚解的藝術圈；另一層不滿足則是來自馬上把做小誌和自由表達畫上等號，但其實從內容到流通範圍都超狹隘、中產的環境。總之，雖然作為創作者不應該這樣，但老實說，我是帶著「不好好想想自己要說什麼才說的話這世界需要多這本小清新幹嘛」的偏執偏見在好奇 fanzine 的。後來 PPS 說他們才剛認識一個年輕的女生，在研究、收集 1980 年代以降的秘魯 fanzine，於是我就和 Romanet 搭上線。

我們也是約在一間路邊的咖啡館，但過程中不斷有抓狂的喇叭聲使對話不得不為此中斷一下，秘魯人比巴西人在相處上害羞了點，但在馬路上卻超級暴力。Romanet 是圖像設計師，碩士唸的也是設計，但某次因緣際會之下在路上得到了他的第一本 fanzine，讓他非常驚訝於這種「書」的成本之低、流通之隨性、以及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低門檻——在此必須說，台灣的小誌通常還是有一定設計、

有特別選紙或開本等等，但 Romanet 帶來的這些 80 年代小誌實在簡陋到不行：黑白雙面影印、A5 開本、騎馬釘、最便宜的 80 磅 A4 影印紙。她所收集的這些 fanzine 與利馬的地下音樂運動(Rock subterráneo peruano 或 Movida subterránea，受歐洲的龐克搖滾影響，後來混雜了不同的變形)同期，內容上比起嚴格意義的樂評，大多是更像參加完演唱會的心得紀錄，描述去聽演唱會的路上如何躲躲藏藏。之所以會需要躲躲藏藏，則得稍微回顧一下秘魯的歷史，Juan Francisco Velasco Alvarado 在 1968 至 1975 年間擔任總統，建立軍事獨裁的政府；1975 年，Francisco Morales Bermúdez Cerruti 發動政變（Velasco 怎麼爬上位也怎麼被弄下來），重建了民主制度。但在 80 年代的秘魯，經濟、政治情勢仍然非常動盪，經濟的部分有鉅額外債、通貨膨脹等問題；政治的部分則籠罩著販毒及恐怖主義，極左毛派的“Sendero Luminoso”（「光明之路」）在 80 年代的秘魯展開全面性的暴力武裝行動，汽車炸彈、暗殺等行徑層出不窮，為了控制治安只好頒布宵禁。因此，那時的秘魯處於非常矛盾的情勢：一方面相較於上個世代的軍事獨裁，自由與民主似乎宣稱到來，但實際上的貧窮及暴力卻讓那些企求不可能，地下音樂運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展開。一開始只侷限在熟知彼此的朋友群，後來慢慢擴大成為有舞台有觀眾之分。



我在想，和 Romanet 聊的內容可以說是對我自己最大的點醒：說不定，Romanet 之所以相信 fanzine 以及我之所以不那麼相信 fanzine 是基於同一種出於政治上的急迫。但她提醒我的是，正因為背水一戰，我們必須比政治人物更有耐心，必須相信所有個人生產的碎片，必須相信時間，必須專注於內容，而不被黑白 A4 影印 V.S.彩色精裝、商業雜誌 V.S.獨立出版的形式模糊焦點。

8. 20180610 Escena Libre Libros

| Lima



目前訪談過的人當中，就只有 Carlos 是從歐洲來這塊美洲大陸。他和 Ana 是西班牙人，Ana 學的是法律，他自己學的則是營建，那時候會決定到秘魯，一開始是因為工作上有到這邊的經驗，後來則是西班牙經濟狀況很不好，Ana 也失業了，後來想想乾脆到秘魯生活。雖然他們各自的職業都看似和開書店沒有直接關係，但 Carlos 說他的母親從他有記憶以來都是在書店工作，到秘魯之後，發現這裡並沒有他們想像中的那種書店——有理念地獨立選書的書店，而不是有什麼進什麼書的書店——於是就決定自己在 Barranco 開一間書店，La Libre (The Freedom)。Barranco 是利馬較南邊的一個區域，就我 hostel 的小哥在講，這一區從很久之前就是知識份子、中產階級聚集的區，但以秘魯現在的社會情況來說，只存在極富與極窮，中產階級幾乎不見了，所以像 Miraflores、Barranco 現在就變成遊客來會選擇居住的地方，所以初來乍到時會看到漂亮老屋與有氣質的咖啡館，但文化圈嘛則是連表象都看不到。



在種種資訊及知識之中，最難卻也是他們最有意識推廣的就是性別議題，Carlos 起身比著標示 Feminismos 的書櫃說，在秘魯本國生產出來的女性論述少之又少，書櫃上這些書大多來自其他國家，更有一些重要的文本是他們從歐洲買進來的。Carlos 說（其實上次和 Romanet 聊時她也提到了這兩件事），秘魯的性別問題之嚴重，由最近兩件讓他們所有人都非常沮喪的事就可以看出端倪，第一件新聞是強暴案，一位公車司機連同一位乘客強暴了在該公車執勤的車掌小姐，而這個案件在法庭上竟然宣判這兩名男人無罪，且下判決的法官還是女的；第二件新聞則是四月的一樁攻擊事件，又是在公車上，一名男人在向車內一名 22 歲的女性潑油點火之後跳車逃逸，那個女孩嚴重燒傷，在送醫急救之後數天前仍然不治身亡。連女性都遭受這樣的待遇，同志伴侶在路上牽手擁抱被路人揍這種情況根本稱不上「新」聞。在這樣的社會處境中，這些書籍分類讓他們收到不少「反饋」：有男人進來書店看到那些分類項目之後，對他們大吼大叫；但比較嚇人的是女性客群的負面反應，曾經有位女客人進來看到女作者的分類之後，冷笑一聲：「噢？所以我們現在變重要了齣？」Carlos 從童書區塊拿起一套叫 Antiprincisas（Anti-princess）的書，如書名所示，這套書就是為了打破尋常童書中的女性角色設定，每本書都是一位真實的女性人物，除了我們熟知的 Frida Kahlo 之外，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巴西作家）、Alfonsina Storni（1892-1938，阿根廷詩人）、Violeta Parra（1917-1967，智利音樂家）、Abuelas de Plaza de Mayo（創立於 1977 年的阿根廷人權組織）等其他我們不熟悉、但讓女性得以往自由一字更進一步的名字們。



Antiprincisas

書店名字下方有個小標：Más libros, más libres(More books, more freedom)，Carlos 說，這句話是來自他媽媽，忘記出處到底是哪裡了，但這是他們在辦書店時深信不疑的事。儘管現在的空間不像以前那麼大，但他們還是持續在發動各種討論，「有活動的時候我們就把這些書都收起來，這些階梯就可以坐人。」在這個地方，選書不再只是品味的問題，而是有意識的要將某種思考方式帶入群眾，一種非常安靜的改造工作，只要 La Libre 還在——現在的名字是 Escena Libre (Free Scene)，小標仍然一樣——，對基進女性主義、LGBTQ、詩等等的思考就有地方可以在秘魯慢慢被養大。

9. 日記 20180613 / Bisagra

| Lima



和 Iosu 約在 Barranco 的一間咖啡館。和 Andrés 一樣，他也是位藝術家，在和他見面之前，我先跑去 80m² Livia Benavides 及 Museo de Arte de San Marcos 看他的作品，在前一個畫廊展出的是平面繪畫，後一個美術館展出的則是繪畫裝置，從作品說明中看到他的作品多和秘魯的現代主義有關。不管是從創作媒介或是方法，怎麼看都是一位習慣個人創作的藝術家，這讓我更好奇為什麼他會在 Bisagra 參一腳——出於什麼樣的需要？以什麼方式？這些問題都是為了回答我自己的尷尬處境：明明知道團隊作業的重要及好處，但孤僻病就是沒辦法。

Bisagra 是個 artist-run 的藝術空間，主要由六個人——Andrés Pereira Paz, Eliana Otta, Florencia Portocarrero, Iosu Aramburu, Juan Diego Tobalina and Miguel A. López.——於 2014 年組成，其中有兩位策展人、四位藝術家。原本的實體空間位於 Pueblo Libre，Iosu 說，那個區域非常有趣，算是稀有的中產階級區（秘魯的社會階級都往上和往下集中，富者極富窮者極窮），而且不像 Miraflores 和 Barranco 的住戶都「偏白」，那裡的人們非常混雜，聽 Iosu 的形容，Pueblo Libre 似乎是個地如其名的居所。Bisagra 在那裡辦了非常多活動，而且和想像中的 artist-run space——藝術家和朋友們因為沒有展覽空間所以自己辦一個——很不一樣，在 2014 到 2017 年間，他們辦過的展覽次數並不多，就 Iosu 回想起來只有兩三次，且都是因應活動而生。儘管 Iosu 對那一區有一定程度的觀察，「但

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跟當地居民怎麼樣的意思，我們都知道這種類型不是彼此的關注」他說。聽他這麼直率的說，突然覺得很療癒，在道德表現（道德「與否」的問題而不真的討論道德問題）高於藝術問題的台灣，我期待聽到這種話已經三百年了。可以這麼形容他們的活動：在非常狹義藝術的範圍內極力地往非藝術的領域去，好比邀請不同領域的人——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者——一起坐下來討論一件作品、一張畫。



Bisagra

雖然目前已經沒有實體的空間，但 Bisagra 仍然和其他空間合作，繼續辦座談、活動、出版雜誌。和刻板印象中「藝術家辦的雜誌」形象不同，Bisagra 都是文字為主，並沒有什麼圖，「如果來過我們活動的人就會發現非常大的落差，但這也是我們故意要強調出來的：雜誌上的 Bisagra 非常嚴肅跟認真，實際交流時的 Bisagra 非常輕鬆幽默——但我們的遊戲狀態卻仍然都是認真的。」雜誌目前出到第三本，第四本的文章都收完了在編輯中，但因為他們各自都有展覽，所以雜誌沒辦法是定期發刊。他們會邀請不同的專家、學者、藝術家寫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不同，但都集中在南美各國的經驗。2016 年出了第一本雜誌，Bisagra001 這一期的文章環繞在秘魯當代藝術的討論，包括了是誰、以何種方式、為了什麼理由「創造」了秘魯的當代藝術圈，在這個前提下，口中的「大眾(public)」又是誰，以及在地藝術和當代藝術是以什麼方式互動；2017 年 Bisagra 002 的文章衍生自實體空間這段時間以來活動中的討論包括邀請藝術家、詩人、樂評討論 Jorge Eduardo Eielson 的地下雕塑，以及邀請哲學家、人類學家討論身體及表演等等；Bisagra003 的發行時間和 002 差不多，同樣也是由實踐內容衍生、深化的討論，包括了 Una al mes 系列，以及在南美這幾年的社會變革、抗爭中，文化政策可以如何回應。

在談的過程中，不只是 Bisagra，還問了 Iosu 非常多秘魯的藝術生態，他的

回答非常準確的回答了我在此行中的疑惑：怎麼這些人都這麼忙，在創作者身份之外得找另一個正職這件事我懂，畢竟台灣也是如此，但這些人之忙是同時身兼了創作者、評論家、出版商、有時再多一點做史的工作、有時再多一點教育的工作。Iosu 先是三番兩次問我為什麼到秘魯，可能對他來說，這個地方雖然是人類學及詩的國度，卻不是當代藝術的，直到我們一起走到 80m2 Livia Benavides 去拿 Bisagra002 的路上，他說，秘魯沒有什麼藝術生態，國家沒有什麼補助文化活動的意思，企業也沒有，在這種狀況下什麼都要自己掏錢，當所有東西都要自費，沒錢的私人機構難以生存，（可能）有錢的畫廊又不強，無論是展覽評論或是理論生產與創作者的關係都岌岌可危，他說，目前要說真的有嚴肅藝評發表的地方可能只有 **Ansible**，另一個精彩的定期出刊雜誌，其他很多會是那種年輕藝術家突然興起在網路弄個評論平台但沒幾個月就停止更新。「因為沒有藝術生態，藝術家、策展人、評論人等等的角色也沒辦法清楚分工，否則就做不成事」Iosu 說。

<http://www.bisagra.org/en>

10. 日記 20180618 / Pequeño Pato Salvaje(PPS)

| Lima



像之前訪問 Romanet 那篇提到的那樣，其實 Romanet 是經由 PPS 的介紹才得知，而他們之間會認識是因為 PPS 邀請她作為某一集廣播節目的來賓，那集的主題就是 Fanzine。從他們的網站上看到，儘管他們的出版品並不多，但卻有不少有趣的計畫，廣播節目是一例，另外他們也非常強調他們並不是出版社而是出版「實驗室」。PPS 由三個女生組成，Amelia Santana、Marcela Rodríguez 及 Silvia Romera，因為 Amelia 及 Marcela 在我到秘魯的時候人還在歐洲參加書展，所以我是和 Silvia 約。

Silvia 非常可愛，她一見到我就給我一個大擁抱然後說今天是她新工作的第一天上班，她剛得到一個和劇場相關的工作，主要是處理行政上的事——和大部分的訪談對象一樣，在「做書的人」之外，他們都需要找另一個正職。她們三個人學的大部分都與藝術無直接相關：Amelia 拿的是金融的碩士學位，後來才學攝影；Marcela 學的是傳播；Silvia 學的則是商業管理，她們有的更偏愛攝影書、有的更偏愛插畫書，這些前提加起來回答了我問 Silvia 為什麼 PPS 叫 P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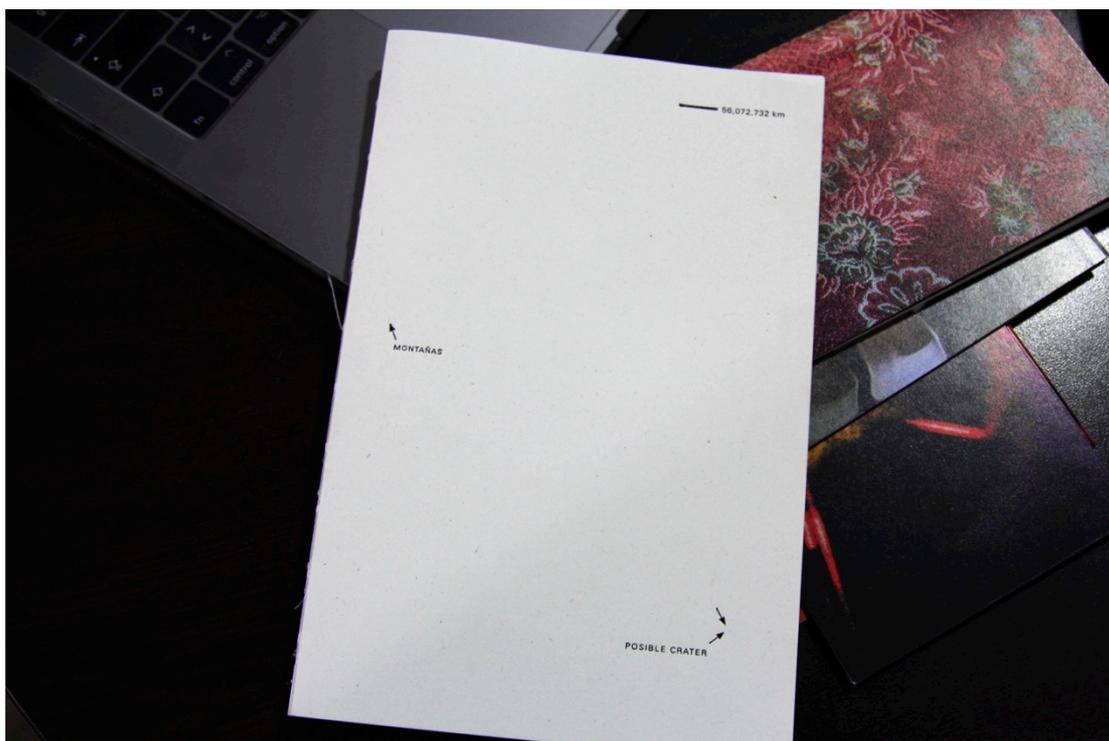
「Pequeño Pato Salvaje 是小野鴨的意思，會叫這個名字一開始是我們彼此之間開的玩笑，你看，鴨什麼都會做，會走路、會游水、會飛，然後我們很野，然後我們不大。」Silvia 手腳並用的笑著說。



在問他關於 PPS 的出版計畫時，Silvia 很直接的說了一句，「我們出版個人計畫」。這裡的個人計畫意味著那個做書的人是誰、對什麼感興趣、怎麼對感興趣的對象作回應等等都涵括在 PPS 執行出版實驗的基礎資料中。他們的出版都是一定時間討論之後的結果，並不只有做書的人拿了準備好的素材來討論版型設計及流通方案。Silvia 拿出和我交換《自傳大系》的書，Juan Yactayo Sono 的 *Coto de Caza*，它是一個紅色的盒子，裡面裝了五「條」各自由約 12 張攝影組成的長幅以及一本記錄了一些對話的小書。「我必須直接跟你說，秘魯就是個恐同的國家」Silvia 說，Juan 本身是同志，這些攝影是他去利馬各 Cruising spot 偷拍來的照片。Cruising spot 在日本叫做發展場，是同志們「發展」性愛機會的「場」，在秘魯是非法的場所，警察會埋伏等著抓人。那些照片的解析度都不高，床單、鏡子、椅子、模糊的人臉、供口交的圓孔等等，在瀏覽每張長幅的過程中，閱讀者經歷了不止一個 Cruising spot，那本小書的內容則是 Juan 在同志交友網站上與其他帳號對話的隻字片語，書的最後附了一張小卡片，「這裡的消費方式跟網咖很像，每次進來會蓋一次章，滿一張之後下次免費進場」Silvia 解釋。「出版個人計畫」與「出版實驗室」二者的結合之下，就產生一個有趣的實踐方式，創作者——不管是他們自己跑來找 PPS 或是 PPS 的人們覺得很有趣去邀請——會和 PPS 三位有一場長達半年的「實驗」，在這六個月中，他們會針對不同創作者，內部討論之後發派不同的「作業」，有可能請愛畫圖的創作者嘗試寫作或是其他，並會邀請不同領域的觀眾來參與討論、給予回饋，在這樣緩慢的推進之下，最後才產出出版品，也會有同期創作者一起出現的綜合討論，這個計畫已經進行了三位創作者，但因為 PPS 目前沒有實體空間，所以現在在上述實驗的後期製作階段。

原本在跟 Silvia 自我介紹時說，我太常被問為什麼在數位時代還要做書這種問題了所以我等等也會問妳，但光是聽她說，她們為了挑 *Coto de Caza* 的紙還親

自飛一趟西班牙，而且因為裝幀特殊，利馬沒什麼人要做不然就是開天價，所以他們是去西班牙的畢爾包做書才送回秘魯，就知道她們已經從這樣的費力行為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回顧最近這一波對出版品、書的討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後數位時代，當物質性比以往更成為問題，觸感（tactility）也就變成讓書在訊息載體之外另一個傳達非訊息之訊息的關鍵要素。另一個案例是 PPS 出版的 Libro Vida de Plutón，封面是白淨但有纖維、有厚度的紙，壓印上亮面黑色的字——山、可能的火山口等等——Silvia 解釋，整個封面其實有個隱形的地圖，冥王星的地圖，但你只能看到紙的肌理，並藉由那些字想像這幅地景。



「會強調說我們出版的是『個人計畫』，以及對我們而言不特別去分別是不是『藝術家的書』有個關鍵因素是，我們不希望先把那個做書的人標定是『藝術家』——當一標定是藝術家，大家就會先看這名字自己認不認識、google 一下有不有名，我們不想要先把做出來的書跟做書的人都先貼標籤。」Silvia 說，「我們很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各種人身上的創造能力」。

11. 日記 20180702 / IAGO (Instituto de Artes Gráficas de Oaxaca)

City / Oaxaca



這是我第二次到 IAGO 了。會認識這個地方是因為在去年十月駐村的呈現結束後，我跑到 Oaxaca 看亡靈節，助手 Susana 介紹了一個這邊的朋友 Ruben，Ruben 帶我吃東西看墓園與那些魔神仔人擠人，除此之外他也帶我看了 IAGO 的圖書館。駐村那時我呈現的作品叫〈謀殺瑪琳切〉（Killing la Malinche），沒想到在這個私人圖書館裡面透過工作人員的幫忙找到了一些珍貴的 Malinche 相關 codex，一邊我翻拍得很嗨，一邊也很驚訝：我原本只是帶著來一個文化老城度假的心態到這個地方，沒想到卻有種被文化老城教訓到了的感覺。

墨西哥藝術家 Francisco Toledo 在 1988 年創立了 IAGO，他捐出了六千多冊的藏書，以及其他藝術品收藏。雖然在我第二次造訪時因為 7/1 的歷史性總統大選沒有開，但上次進去使用圖書館的印象歷歷在目：不少學生抱著電腦在裡面使用著珍貴的圖書資料，藝術的、理論的、文學的、人類學的、以及在上述大項目中的細緻分類。



Inari Reséndiz, director of IAGO

我是在 Inari 家裡訪問她的，訪問過程中她的美胖貓一直走來走去讓我們愉快地分心。她說在 IAGO 工作的人們——從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到策展人到她自己——都是年輕一輩，Francisco Toledo 很有意識地處理這一點：他希望 IAGO 是個能夠因應時代的改變而變的機構。一個直接的例子就是 IAGO 自己的出版社／印刷工作室，做出版這個想法是 Inari 提議的，他們也購買了 Riso 的機器，在告訴 Francisco 之後，雖然這位老前輩並不真的了解到底 Riso 是什麼碗糕怎麼顏色都套不準，仍然讓 La Maquinucha Ediciones 成形，IAGO 也得以進行更多樣的廣義教育活動。



IAGO 的印刷工作室



這本美書原本以為是某次展覽的圖錄，後來 Inari 解釋才知道其實是給小朋友的著色本

Oaxaca 和 Mexico City 的關係讓我有一種台南與台北之間關係的既視感，但或許因為二者更遠吧，他們能夠更專心的在這裡推動一些沒辦法馬上看到成效的事。「幾乎每個藝術空間都很強調跟當地的人們建立關係，但其實很多活動或空間讓即使是學藝術的人都覺得看了很有壓力、不敢進去，更何況是一般民眾？所以我們在做各種項目的活動時都很有意識的想解決這樣的門檻問題。」Inari 說。

不是靠著使用當代藝術中的語言搶奪「另一種」OO性，而是靠著展覽、教育、印刷、研究、圖書館——這些部件在慢慢拼組起來之後，讓 Oaxaca 成為一個絕對與墨西哥城不同的人與藝術間的關係。

12. 日記 20180704 / Tenda de Livros

City / São Paulo (interviewed in Hermosillo, Sonora)



Fernanda Grigolin, founder of Tenda de Livros

我是從博拉紐（Roberto Bolaño）的書上認識到有索諾拉（Sonora）這個墨西哥北方的城市，很野很危險又荒涼得有點酷，但從來沒想過這輩子會到這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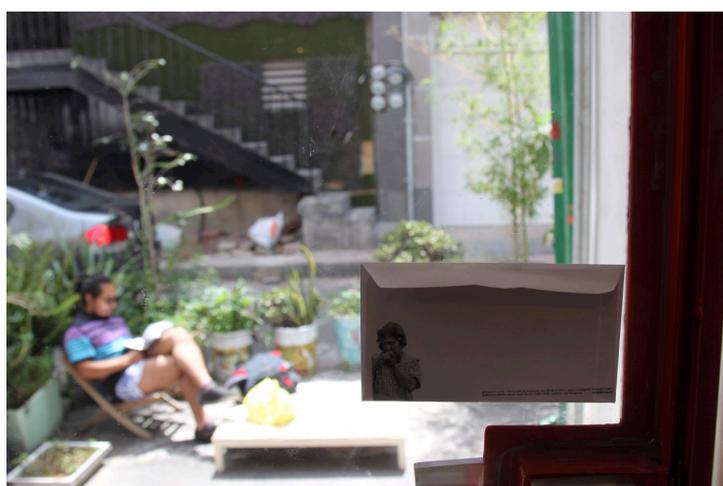


搭飛機從墨西哥城出發，大概兩個半小時之後會到 HMO 機場，這個地方和墨西哥城的時間差了兩小時。照理說我應該要是五月底在聖保羅見 Fernanda，但

因為他做博士研究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各個城市跑來跑去，我才會追到索諾拉這個沙漠城市來。那天超級熱，Fernanda 跟我說中午最高溫是 46 度（後來機場的星巴克小哥說最熱可以破 50 喔），天啊這到底是什麼嚇人的數字，但也因為這樣的高溫（或是日照角度的關係？）這裡的顏色非常好，前一個顏色和後一個顏色的界線非常清楚（不是飛機照出去這個黃黃的樣子），傍晚的夕陽更是鮮豔到不行。



Fernanda 是我目前訪談的人中活力第一，在一直擔心被殺的心情下在機場看到他來迎接讓人很安心。見到他的那天原本晚上要訪問，後來和在同個屋子的另一個建築工房客一起去看夜景喝啤酒吃冰淇淋沒訪問成，隔天早上在我借窩一晚的房間裡，Fernanda 告訴我他這個哈扣的、關於女性主義安那其的長期研究。



這個信封也是 Fernanda 和我交換的「書」之一，那個女人他稱為「my woman」，上面這張照片是我後來在拜訪墨西哥城獨立圖書館 Aeromoto 時，他們貼在玻璃門上的（後面則是拍照那天他們辦了詩朗誦會其中一位用 Nahuatl 創作的詩人）。在這個計畫中，他在一張上街抗爭的老照片一角發現了這個不知名的女性，拍照地點在 Fernanda 聖保羅老家附近，「說不定他有可能是我祖母啊，誰知道呢？」

於是我就開始虛構這個女性的一生」他說。

在一片意象比現實先行的沙漠裡面，遇到一位和自己有雷同創作方式的藝術家，這是出發之前我想像不到的浪漫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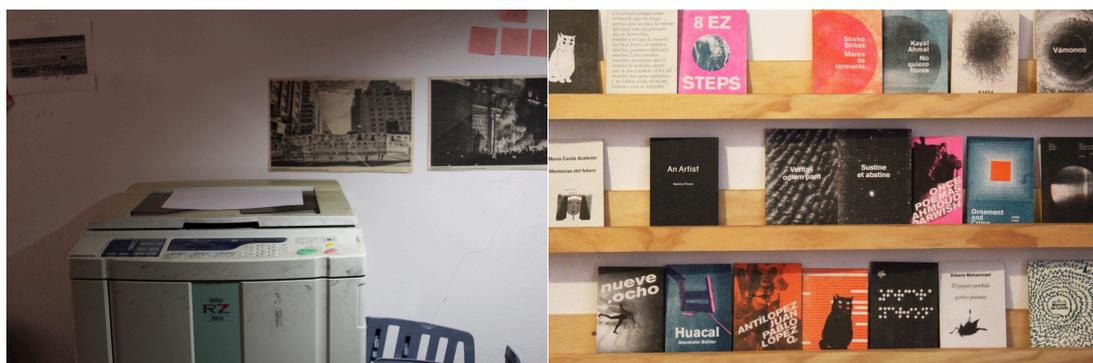


León Muñoz Santini, Gato Negro Ediciones

第一次看到 Gato Negro（黑貓）的書應該是在柏林，忘記到底是 Motto 還是 Pro qm 了，但我確定是他們出 Manifesto 那系列的其中幾本，Risograph 印刷、再生紙、薄薄的小書——正因為這樣的物質特性，儘管帶著書背，還是讓人在第一時間就意識到這是一「篇」書而不是一「本」書，而這樣的單位直接影響的是我們如何抽象感受這幾張裝訂起來的紙：這個內容絕對和時間有關，這樣的時間絕對急迫。



Gato Negro 大約在 2013、4 年左右創立，2014 年第一次參加 LA 書展，那時是因為有一個攤位突然空掉，他們就想好啊來去，大概從那時候開始，他們直接出版英文的書，主要是因為沒有太多錢可以做雙語翻譯。也因為如此，與國際互動、交流的門檻變低。當語言選擇直接影響了「國內」與「國際」的讀者群差異，黑貓開始思考面對什麼樣的讀者，他們想出版什麼樣的內容，使什麼樣的資訊能被閱讀。



作為各大書展、書店的常客，Gato Negro 基本上已經算是當提到獨立出版時，大家第一秒會想到的獨立出版社。也因為這樣，當在他們的工作間看到只有一台 Risograph 的機器在運作還是覺得很神奇。書架上一落亮橘色的小書排開，就是我对 Gato Negro 烙下第一印象的宣言 Contemporary? Manifestos! 系列，照片看起來不準，實際上這些書的開本都不大，約莫就一個手掌的大小。相較於其他更年輕的獨立出版社，Gato Negro 算是已經站得穩的案例，但也因為如此，如何在 Risograph 這種印刷方式的物理限制、流通範圍、印量、銷售成果等實際問題以及維持作為特定內容得以被出版的平台間保持平衡成為難題。

「當然有的書賣很好，有的賣很差，」 León 說，「像這本實在賣得不怎麼樣，但我們自己都非常喜歡。換句話說，我們做這些事，就是為了讓這種沒人要買的书仍然有被出版的可能。」



Jerónimo Rüedi, Aeromoto

去年在墨西哥駐村的時候就有來過這個空間不大但藏書迷人的私人圖書館，那次參加了一個詩歌朗誦會，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詩人朗讀他們的作品，有英文和西文的版本。這次在巴西、秘魯、墨西哥跑來跑去的時候，非常明顯的意識到詩在這些國家真的還是活著的，在台灣仍然有詩人、仍然有人寫詩，但大多是作為文體的選項，在這塊大陸上，詩與藝術——尤其是觀念藝術——的距離之近真是每次都會被 culture shock 一下。



這天去採訪時，剛好又被我碰上這一個月一次的詩歌朗讀會 *Salón de Belleza*。他們在圖書館外的小花園（其實就是用盆栽們圍起一小塊人行道）生火要烤肉，

原本活動預計在十二點開始，結果到兩點都還在生火，「這就是拉美時間」我被這麼提醒。但等待的時候仍然美好，原本要來參加活動的散客們在圖書館找書閱讀，到了的詩人們（來自國內外共六位）則開始和彼此分享自己的詩集及創作參照。

Jerónimo 本身也是藝術家，在 2014 年，當他還在柏林的時候，和其他三位朋友 Maru Calva、Mauricio Marcín 和 Macarena Hernandez 開始規劃這個私人圖書館，2015 正式開始對外營運。這是一個 100% 的非營利機構，「這裡所有的書都是只借閱不販售的，除了我們自己目前唯一出版的這本書」Jerónimo 說。藝術家的書、國內外獨立出版品、哲學的、另類教育的、攝影的——Aeromoto 邀請各種人來免費使用這個空間，坐下來閱讀，如果出借的話則是只要繳交 600peso 的年費就可以借出兩週（並可延兩週），「其實你隨便買一本這裡面的藝術書籍就超過 600peso 了，」Jerónimo 說「但我們也很驚訝，雖然還是會有書在這過程中不見，但大多的讀者都會按照規矩負責任地歸還書籍。」

他們今年會出第二本以 Aeromoto 之名出版的書，收錄了這幾年來辦的所有詩歌朗誦會中，那些詩人作品的西、英版本。在這樣的雙邊互動中，他們努力在兩造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不要只是單向從外向內的輸入造成文化殖民；另一方面也不要因為對上述過度反應而拒絕所有交流。Jerónimo 指著外面烤爐旁邊在躺椅上翻書的人說，他是一位墨西哥詩人，會用西文和 Nahuatl（原住民語言）創作；而在我們身後，則是一位來自美國用英文創作的詩人。



我想到去訪問一串小米的 Salizan 時，當他在跟我解釋他們語言的邏輯時，在那瞬間感受到「阿，光是文法差異都直接成立是詩」的靈光一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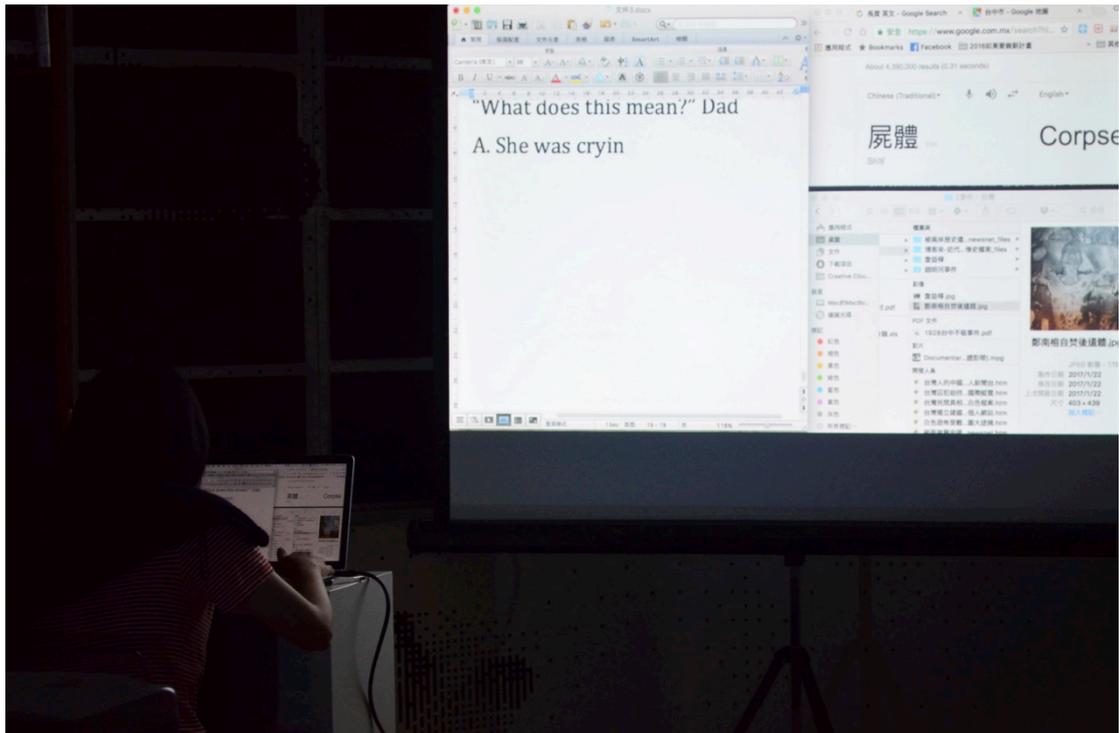
三、成果發表

墨西哥城不但是旅程的最後一站，也是這三個國家中最熟悉的地方，在和上次駐村單位 Vernacular Institute 的策展人 Jo 談過之後，決定在墨西哥城做發表。

發表與 Alumnos47 合作，他們是一個由 Alumnos 基金會營運的藝術空間，大部分的空間是圖書館，也有很大的戶外空間，供藝術家們進行現地製作或演出。我的發表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場表演，與 Alumnos47 既有的 Club del Libro (Book Club) 合作，這是一個每個月都會舉辦一場的計畫，他們會邀請不同的講者——藝術家、表演者、研究者等——非常彈性的以不同方式回應「書」的命題。我的表演是今年在 TCAC 的 2 WEEKS 計畫曾經做過一次的〈跳河小說〉，整個表演的進行中，我會背台坐在觀眾前寫完一篇題目為《跳河小說》的短篇小說，在打到最後一個字的同時，我會按下 delete 鍵，逐字將字句刪掉並回歸為空白頁面。這篇小說由「大河小說」與「跳河小說」的比較及兩樁「沒有辦法的人」的自殺作始，討論文體與階級的關係，以及書寫作為回擊支配關係的可能。

表演的效果比我想像的更好。因為一直背台的關係，所以我並不知道現場的情形如何，但 Alumnos47 的負責人 Eva 跟我說，來的觀眾基本上塞滿了圖書館，而且大家都非常安靜的在看——整個表演大約是一小時的長度，過程中並沒有人進進出出，晚到的觀眾也馬上進入看表演的狀態。表演結束後得到很多回饋，甚至在結束後幾天，還有現場觀眾到 Vernacular 找 Jo 時，繼續和我討論這場演出。





另一個部分的呈現則是和這次研究踏查之旅有關，除了巴西及秘魯的案例分享之外，我也帶了台灣的四組案例：《現在詩》、《獨立台灣》、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及本冊 Artqpie 的出版品。這個展示持續了五天，儘管他們都沒辦法直接閱讀、理解台灣的出版品，但在介紹過後，他們都非常感興趣，而且觀眾會因為自己平常與出版的關係而想對特定案例有更多了解。比方 Eva 就因為自己之前曾經是獨立出版社 Ediciones Hungría 的成員，自己也非常喜歡 Book Art，

因此就對《現在詩》印象深刻；RRD(Red de Reproducción y Distribución, Net of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是墨西哥城最近很活躍的獨立出版組織，由幾位年輕的藝術家及策展人共同組成。他們不是像獨立出版社那樣，在出版之後到獨立書店或畫廊販售，而是他們有自己的「店面」，這是一個約莫只有一兩坪大的 Kiosk（賣菸酒小報的路邊書報攤），位在地鐵站 Juanacatlán 外面，相較於其他出版單位，他們很有意識地要接觸到真正的一般民眾，因為在墨西哥城的政經結構下，會使用地鐵通勤的其實大多都是根本沒時間也沒錢去主動走進藝術場域的底層，對他們而言，本冊 Artqpie 他們佔領廢棄房屋進行改造的作法就很能成為參照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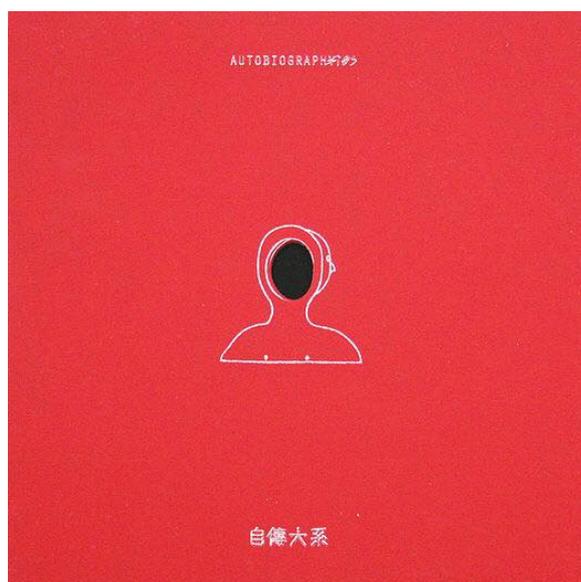
展示及介紹



台湾的案例

四、出國期間蒐集之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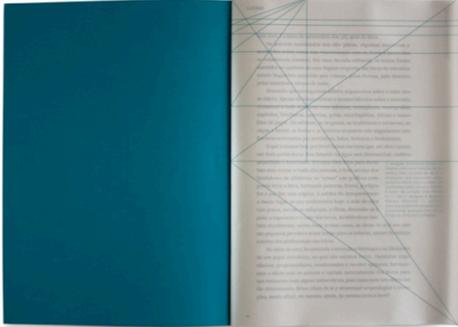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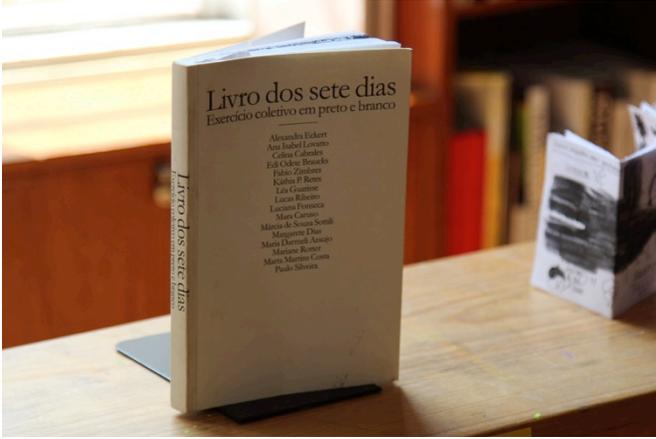
因為我自己在創作中也會做書，所以在邀請訪談對象時就提議可以用換書的方式，用我的出版品《自傳大系》換對方的出版品，讓台灣的觀眾也有機會能夠實際看到這些實踐的成果。除此之外，我也不希望每次訪談都只是快速的知道官方說法，而是真的了解他們在該國家的社經處境下如何以出版來因應，因此每場訪談（每場都至少兩小時）都是我以介紹自己及自己的創作開始，因為《自傳大系》是基於謝雪紅及台共研究的計畫，因此也會讓他們大概的了解到台灣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書寫困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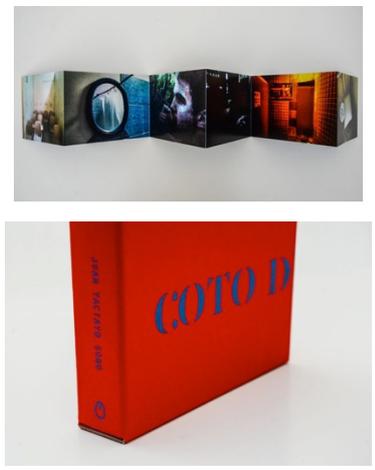
《自傳大系》，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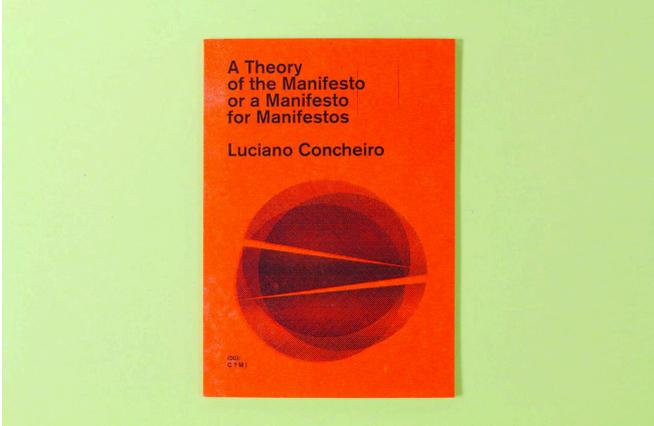
因此，在這趟旅程中最後就有成山的出版品跟著我回台灣。以下列出訪談的完整名單、換書的單位及書名：

機構名稱	所在城市	換得書名	書籍圖片
Edições Aurora	São Paulo	Queer city, a reader	

<p>Feira Plana</p>	<p>São Paulo</p>	<p>Livro Livro (Book Book)</p>	
<p>Fabio Zimbres</p>	<p>Porto Alegre</p>	<p>(他的 Artist's Book)</p>	
<p>Paulo Silveira</p>	<p>Porto Alegre</p>	<p>Livro dos sete dias (Book of seven days)</p>	
<p>Automática</p>	<p>Rio de Janeiro</p>	<p>ARTE BRA 系列</p>	

<p>Meier Ramirez</p>	<p>Lima</p>	<p>Cuento elegante</p>	
<p>Romanet Silva Torres</p>	<p>Lima</p>	<p>Revista h</p>	
<p>Escena Libre</p>	<p>Lima</p>	<p>Cuerpos Achorados</p>	

Bisagra	Lima	Bisagra 雜誌三本	
PPS	Lima	Coto de Caza	
IAGO	Oaxaca	IAGO 自行印製免費送給小朋友的族語封面筆記本	
Revista NINI	Oaxaca	無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無</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因為是臨時被 IAGO 的策展人帶去訪問他們的，因此沒能換書)</p>

<p>Tenda de Livros</p>	<p>Rio de Janeiro (在 Hermosillo 訪問)</p>	<p>Jornal de Borda #1.2.4.5</p>	
<p>Gato Negro</p>	<p>Mexico City</p>	<p>Manifesto 系列數本</p>	
<p>Aeromotorio</p>	<p>Mexico City</p>	<p>A+WS (唯一的官方出版品)</p>	
<p>Vernacular</p>	<p>Mexico City</p>	<p>THERE AFTER HERE: PERFORMING A</p>	<p>(出版品尚在製作階段)</p>

		VERB 計畫 成果出版	
Susana Vargas	Mexico City	Más "mujercitos!"	
RRD	Mexico City	¡EL MONDRIGO!	
Ediciones Hungria	Mexico City	The Bergman Tarot	

<p>Esto es un libro</p>	<p>Mexico City</p>	<p>La hinteligen-c ia military 及 Fuerza Aérea Zapatista</p>	
-------------------------	--------------------	---	---

五、分享會



臉書活動頁面 banner

1. 題目：幾頁拉美 出版作為藝術 / 政治實踐初探
2. 時間 | 2018/08/19 (日) 15:00-17:00 (14:45 入場)
3. 地點 | 朋 丁 pon ding
4. 講者 | 張紋瑄
5. 內容：

我們對拉美的印象大概就跟非亞洲人對亞洲的印象一樣：明知道這一大片的洲是由不同區塊組裝起來、且各地的生成背景不同，但還是會將它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老實說要不是這趟旅程，我還是搞不清楚阿根廷與秘魯、巴西與古巴、烏拉圭與巴拉圭的確切位置。因為得到藝遊計畫的補助，有機會去巴西、秘魯及墨西哥參訪，總共在這三個國家中的城市們訪談了 20 位獨立出版者、機構負責人、書店、私人圖書館、藝術家、策展人、評論人，在過程間除了訪談之外，我也帶著自己的書和他們換書：拖著二十公斤的書出門然後繼續二十公斤回來。在這過程中遇到了巴西的卡車司機佔領公路罷工、秘魯一連串女性謀殺相關的社會案件、墨西哥歷史性的總統大選，這些當下的社會情勢與過往的藝術前衛運動揉合起來，造就了這些實踐者在後數位時代繼續使用印刷、書寫的必須。這場分享會中，我會帶著換來的書與各位分享，但要分享的並不是裝幀、並不是異文化的民情，而是同樣被殖民過往變得變態的國家以什麼方式直面這種種問題。
6. 關於講者：張紋瑄(1991-)生於臺灣彰化，目前創作及生活於臺北及臺中，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擅長運用文件式的後設語言展開創作敘事的連結，尤其關切歷史的解釋方法是如何詮釋個體的向度，透過虛構的形式，探索個體故事以及歷史書寫之間的關係與能動性，2018 年起開

始了書寫公廠 Writing FACTory 的長期計劃。近年重要參展經歷包括：「穿越－正義：科技@潛殖」，台北當代藝術館；「座標之外．演繹動詞 #3」，Vernacular Institute，墨西哥城；「失調的和諧」，關渡美術館、北京中間美術館；「健忘症與馬勒維奇的藥房」，台北市立美術館等。2018 年獲國藝會海外藝遊專案，前往巴西、秘魯、墨西哥進行相關研究、參訪及發表。個人網站 <https://www.changwenhsuan.com/>

7. 活動紀錄：



六、於個人發展之影響

在 2018 年五月時，因為 TCAC 的邀請，我在參加 2WEEKS 計畫的同時，也公告了從今年開始的一個長期計畫——書寫公廠 Writing FACTory。這是一個沒有實際位址的空間，也是一個不生產產品但生產論述的工廠，之所以會想要開啟這個長期計畫主要基於兩個現象，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在台灣可以看到做 zine 的風潮非常興盛，也漸漸有一些出版品的選物店出現，但在想像、使用「出版」及「書寫」的方法上卻非常素樸；另一方面，近年台灣有不少藝術家將出版品或「書」這種媒材納入創作思考當中，例如周育正的《工作史—盧皆得》、劉玗的《花蝶租來的人生》、黃博志的《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高俊宏的《群島藝術三面鏡》等出版都非常直接的讓書寫出版與當代藝術搭上線，但在此將書置入括弧的原因是，儘管書作為物件為人們所熟知——也就是一疊以各種方式被裝組在一起、以圖文乘載訊息的紙——但當書出現在視覺藝術的脈絡下，這個理應親人的物件卻會變得問題重重。

因此，作為一個有在創作種使用到書寫及出版的我而言，更全面的了解其脈絡及各種可能性，以打開台灣在談到出版品的討論方式變得非常重要。這裡的「可能性」並不只局限在具體可見的設計或視覺形式，同時包含了藉由挖掘來自文學及歷史的脈絡，重新錨定當一個人以出版作為實踐方式時，隱含的藝術性及政治性可能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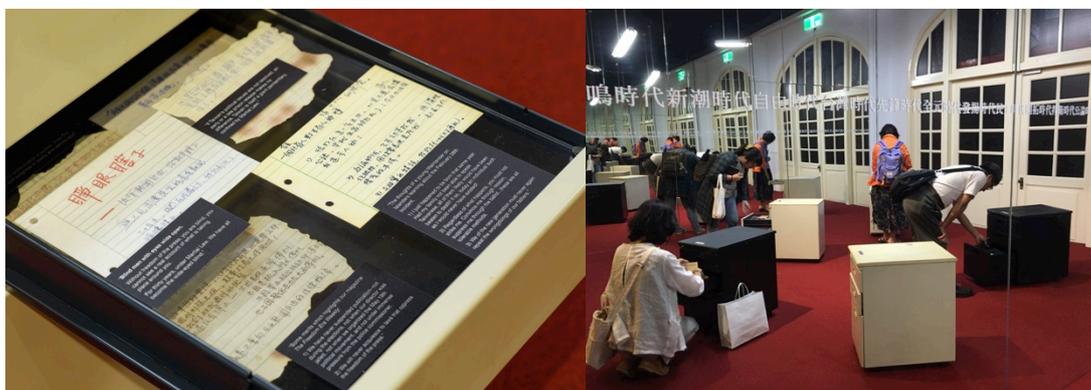


於 2 WEEKS 計劃中的〈2018 書寫公廠第一屆年會〉邀請來自翻譯、出版、藝術、文學等不同領域的六位講者來廣義的討論書寫

在有幸得到藝遊計畫的補助，得以實地去看看拉美的實踐者麼怎麼做之後，這些經驗的匯集讓我不僅在作為創作者時對出版有更多想像，同時也讓〈書寫公廠〉計畫的目標設定更精準：目前台灣的獨立出版大多是地方誌或是個人 zine，但接下來可能漸漸會有設定在與藝術家合作出版藝術家的書（Artist's book）的獨立出版社，但〈書寫公廠〉將不會是以這種功能存在，而是更專心在與書寫相

關的論述生產上，以及讓各領域對書寫、出版的想像能夠被知曉、被交流。簡而言之，在〈書寫公廠〉中，與書寫相關的角色不再只有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分類，而是兩造都被視為有可能的行動者，並基於此來思考，面對目前的世界我們還能怎麼辦。

在七月中回台灣之後，馬上因為參加由黃建宏老師策的「穿越—正義：科技@潛殖」開始到當代館佈展。這個展覽的視覺意象區是我以〈書寫公廠〉的名義與鄭南榕基金會合作完成的裝置，基金會交給我一批鄭南榕的獄中日記及筆記，在閱讀過後，我決定讓展出不再像每次的文史展示都是一堆大圖輸出，而是讓觀眾能夠有「閱讀」的動作，藉由打開抽屜、閱讀、關上抽屜，以及自己連結文件之間的脈絡關係，讓鄭南榕在被理解時，更作為一個「人」而非被固化的英雄來理解。



除了對我自己創作上的影響，我也在想如何能讓這些經驗被共享。目前有兩件正在著手進行的事：一是寫一篇文章，將這些案例更有脈絡地整理；另一則是會邀請 RRD（墨西哥的訪談對象）到北藝來辦一場工作坊，他們因為受邀參加曼谷藝術書展會到泰國，同時北藝也邀請我籌劃藝跨十年的系列工作坊，我就請他們過來分享他們的實踐，並帶領學員進行油印工作坊。除此之外，上述的〈書寫公廠年會〉也希望成為每年都會舉行的活動，這次的巴西、秘魯、墨西哥之旅也讓我得以一次就有了非常多可以討論的面向及口袋名單。